

永曆實錄

永麻實錄卷九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馬盧二王列傳

馬維興附

馬進忠字葵宇陝西延安人本起羣盜號混十萬崇禎十年掠汝雒閒左良玉蹙之于高坡進忠降隸良玉部屢立戰功與金聲桓惠登相王允成李成名爲外五營大拔號大馬其從子維興爲偏拔號小馬進忠歷官副總兵都督同知宏光元年隨良玉東下良玉死左夢庚降□下令所部皆令納款進忠結王允成盧鼎退屯江楚閒已而知何騰蛟開府湖南進忠南奔赴之過武昌左營蘇嘗馬三將

既降□受命守武昌允成疑不敢進進忠與鼎以舟師直  
泊武昌城下遣刺與三將相知聞稍定卽輕騎詣三將皆  
不測其意三將詣舟報謁因微詞勸降進忠笑領之雷飲  
笑語如居平乃遣飛舸促允成先發酒闌三將又勸之降  
進忠勃然曰吾與隔南侯大小數百戰唯不忍負朝廷耳  
今安能隨狂豎子作降將軍乎何撫臺開府長沙撫戴新  
君吾將就之他日以一矢與公等相見何如揖三將起三  
將驚愕失色遽登岸進忠舟礮三發萬艘齊乘風挂帆笳  
鼓喧沸舳艫蔽江三將嬰城不敢追既抵岳州騰蛟大喜  
遣章曠迎勞之曠與洒洒誓眾遂駐岳州會關部新附掠

巴湘閒進忠糧盡移屯洞庭之南岳州空遂陷進忠與元  
成攻復之是冬騰蛟出師不利退保湘陰王允成寄帑于  
湘潭盧鼎隨騰蛟至長沙進忠孤立乃移屯洞庭之西就  
食沅江故左營將楊么降□以舟師將犯嘗德進忠僞與  
通好擒么斬之縱兵擊降其眾騰蛟上其功陞正總兵挂  
將軍印永曆元年二月長沙潰陷進忠退屯嘗德夏上大  
封諸將封進忠武昌伯是秋孔有德攻嘗德堵允錫棄城  
去進忠亦走屯永定衛山中二年復攻嘗德拔之撫民儲  
糧通商治城郭爲守嘗計王進才自土司出拔桃源進忠  
與合營協守已而□金固山以援兵萬餘騎繇荆澧來攻

別遣舟師自洞庭入沅江西進忠偵知之遣前部迎擊  
小卻□屯麻河進忠拔營誓師急進距麻河十里率驍將  
馬維興楊進喜劉之良輕騎覘之敵騎漫野甲光炫日進  
忠退與諸將計令騎兵皆下馬斷長矛之半爲前鋒巨斧  
繼之進忠步持矛與之良先登按□營大呼奮擊以短矛  
從下理甲葉刺之皆洞中仆死萬斧繼進□披靡潰走縱  
騎兵爲兩翼旁擊之□眾皆殲收獲馬騾甲仗帑帳鉅萬  
計旣而敵舟師不知騎兵之勦泝流抵德山進忠禁城中  
烟炊歛兵墮守楊國棟伏抄其下流葦岸中敵舟覘城空  
亟進旣泊進忠兵四起奪舟奮擊眾皆驚降或有逸者國

棟截流邀擊盡俘獲之自南方興師以來推麻河功第一  
事聞晉爵武昌侯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將馬蛟麟守辰  
州聞麻河敗意大懼進忠與御史鄭古愛謀折簡招之將  
下會堵允錫入蜀以忠貞營至粹歷沅江北岸欲奪城併  
其軍部將請禦之進忠曰制相在軍中有王命在不可以  
爭制相既不足與同事唯舍此去就督師于湖南耳乃焚  
芻糧廨舍從間道趨湘鄉欲安插其帑湘鄉故無城遂南  
走衡州會胡一青已拔衡州城守部將欲卽屯衡州進忠  
曰吾旣與堵公離不可以再犯督師因遣騎報督師期會  
于湘潭而退湘鄉以待天大雨雪糧芻屢盡舉軍皆怨

進忠憤甚令諸軍索糴屢于民曰使百姓戴堵公恩遂大掠衡湘開王進才張光翠因之各恣焚殺尸橫五百里騰蛟于永州聞進忠棄湖北掠湖南大驚永<sub>曆</sub>三年正月遂單舸下湘潭下令禁掠殺軍乃小戢進忠率千餘騎謁騰蛟于湘潭忠貞營攻長沙不克亦沿湘而上進忠疑沮留其軍于湘鄉獨與其所率千餘騎隨騰蛟居湘潭久之允錫率忠貞營東渡湘淥號援江西進忠方調其軍下湘潭□□□□帥重兵猝至楊進喜巷戰死騰蛟被執進忠軍驚潰夜走退屯寶慶進忠既與允錫有隙騰蛟又喪軍無所統廷議遣督師不決進忠進止無據徘徊寶武閒萬年

策陛見請理進忠軍授部院銜總督之年策庸懦不敢入  
楚是年秋□兵復陷武岡進忠退屯古泥上追紀麻河功  
晉爵鄂國公加太子太傅詔遣吳李芳鄭古愛督其軍出  
楚皆不赴永麻四年夏進忠乃自八十里山出屯興安之  
西延鎮請進止是冬趙印選棄全州□孔有德遣馬蛟麟  
攻進忠于西延大戰三晝夜斬殺相當糧盡退走復出靖  
州取道奔貴州桂梧陷沒上奔南太進忠無所稟承孫可  
望矯制稱總統天下兵馬召進忠進忠不審真贗舉軍就  
之李定國出黔得進忠軍大喜與偕下黎靖大破□將張  
國柱許承寵之兵于靖州進忠爲左翼功最遂復寶慶已



隨定國攻桂林孔有德城守不下進忠呼王允成憑堞語  
允成遂開門延定國入定國下衡州進忠與馮雙鯉攻拔  
長沙破岳州軍聲大振進忠故忠摯不欲受可望命與定  
國密謀尊天子雙鯉忌之密以告可望永[祿]六年冬[ ]五  
王子之兵大舉壓長沙定國令進忠退伏白杲市誘[ ]過  
掩擊之進忠報如令將至白杲可望遽飛檄調進忠旋師  
寶慶定國戰衡州待進忠不至遂驚潰長衡復陷可望至  
武岡召進忠見居數日謂進忠曰馬將軍久行閒積百戰  
亦勞矣吾欲息之姑令將吾護衛步軍而以爾所將騎兵  
俾雙鯉維興代將之進忠愕眙出雙鯉維興已分併其軍

矣進忠憤恚以病辭可望亦無意復用之令養疾貴陽慨成疾卒維興狡獪無恆宛轉可望定國閒躡爵至郡王終降于□

廬鼎陝西西安人楊嗣昌知長安縣時鼎父以老儒生爲其塾師愿謹爲嗣昌所愛重鼎亦粗習儒用援遼事例納餉充附學生父死鼎稍事游俠家益落黜學籍不自振已聞嗣昌官中樞權勢烜赫鼎北走見之嗣昌以故人子深相慰藉問其所欲鼎願占武籍嗣昌予以都司部劄隨部効用已而嗣昌以樞輔督師出鼎隨營自効嗣昌謂其無搏戰材加授叅將爲行營正紀整飭軍政嗣昌威望赫絕

誅賞不旋踵鼎憑藉威令諸軍咸憚之以是得整肅名顧  
鼎亦樸重無僥利心稍自能爲諸將所重左良玉尤雅愛  
之嗣昌敗沒鼎無所歸良玉徵入己幕下仍用爲正紀題  
授副總兵翕然推重良玉所部四十八營皆心折焉時鼎  
未有部曲良玉乃以賊中降將武自彊白良輔各千餘人  
配之自彊者于賊中號小秦王尤驍戾者也鼎亦自募得  
千人遂成一軍良玉屯武昌稍病軍政進止委其子夢庚  
而心憂其狂使鼎副之奏授都督僉事鼎以是頻用軍事  
與何騰蛟相酬酢騰蛟亦加禮焉鼎愿樸不習于諛譎良  
玉之東下也夢庚與黃澍謀甚秘未深遣鼎知鼎意亦弗

善也兵至九江良玉死鼎趯起不進夢庚降□鼎去夢庚  
遠夢庚不能制鼎乘風張帆尾馬進忠後求騰蛟于湖南  
騰蛟令守湘陰鼎初隸楊左監護諸軍未嘗特將無戰功  
憲儒術令其子子和寓籍襄陽爲弟子員已而充貢鼎旣  
異懦矜聲譽爲自彊良輔所積輕名爲部曲無能率也進  
止唯二將意遂自湘陰退屯長沙騰蛟又遣守茶陵江西  
寇至不能禦復退屯衡州二將益桀驁虔劉士民歎長吏  
爲茶虐鼎深惡之無如何往往以詞色相誚詰二將皆怨  
患永祿元年夏湖南陷鼎走桂林郝永忠與相厚善鼎以  
二將不用命語永忠永忠曰吾當爲兄處此因大會諸將

援永忠至鼎怒責二將叱擒斬之永忠故從旁勸沮各杖之五十二將畏永忠忍受杖鼎乃率軍出嚴關冒雨衣蓑笠入敵壘閉哨探乘柵晝夜守二將不敢卻避瞿式耜嚴起恆皆倚重之屢勅褒美加總兵官左都督封宜章伯已而永忠掠桂林走柳州鼎懼二將叛降亦退屯義甯永忠日益西鼎孤無援二將深怨鼎謀欲殺鼎子和繇職方主事屢加僉都銜自監其軍稍依瞿式耜爲重諸將櫛比二將莫能逞然坐食柳桂閒邑邑無生氣鼎憂憤成疾亦以宿將故晉封宜章侯永麻四年冬桂林陷自彊良輔挾鼎走明年春遂夜起圍鼎及子和戕殺之舉家無噍類良

輔降於□自彊去依忠貞營死於西山

王允成字樂安遼東人以行伍起家隸左良玉爲副將號  
鐵騎王左夢庚降□允成與馬進忠逸上岳州就何騰蛟  
騰蛟令守岳州允成雖宿將而屢見摧敗志氣沮茶不能  
有所捍禦騰蛟出師不利馬進忠屯湖西允成遂退屯湘  
陰寄帑於湘潭爲趨避計時騰蛟糧餉不給徵義餉於民  
過舊稅三倍復開告訐罰餉傾殷富產諸將斂之劄弁四  
出召募姦民旦裹抹額夕掠鄰右湖南千里炊烟幾斷前  
僉都御史益陽郭都賢傷之爲咏雪詩云四望郊寒連島  
瘦一天白起奈蕭何何騰蛟聞而銜之時都賢隱居安化

之石門山蒔花種秫頗有佳致騰蛟一日謂允成曰吾病固不能任勞劇旦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門營石門積金粟可贍數萬人支十年山徑險絕□卽至不能攻入任痛飲擁姬妾坐待太平耶允成聞之日夕思據石門結砦永厯元年春上大封諸將允成封岳陽伯未幾□兵南□湘陰允成遽拔營走掠湘鄉而西將據石門已乃偵知都賢所居茆葢僅籬無足據者遂趨淑沅間□兵攻湖北允成與沅撫傅上瑞謀遣人納款舉營不知一夕忽下令薙髮所部皆驚恨哭罵逃散過半允成隸孔有德以委順爲有德所憐永厯六年隨有德駐桂林李定國圍桂亟馬進忠呼

允成允成不敢應走告有德有德愕然良久曰汝姑出應之觀彼何所云以報我允成憑堞與進忠語進忠令勸有德降躊躇閒城中火起有德自焚死允成乃啓西門納定國兵允成因言有德以九王子故亦怨□欲反正其殂之死者白鰕子也允成部無一卒隸定國供使令定國尤輕狎之允成鬱抑不得志唯進忠時收恤焉是冬定國與□兵大戰於衡州允成死亂兵中

王進才李自成別部之偏將也宏光元年隨自成渡江自成殲其營主帥亦死部賊無所統附以進才長大多髯推之爲長游掠武岳開焚殺尤暴尸橫數百里已而就何騰



蛟乞降時降賊數十萬長沙地徧糧少騰蛟不能安插諸  
降將皆受命已卽渡江去進才以故於賊中爲偏裨不爲  
高李諸部所齒獨畱屯湘陰奉騰蛟稍謹騰蛟深信愛之  
兵不下二三萬人多驍悍習戰顧進才肥重昏庸不耐騎  
射所部亦不聽其約束翱翔巴湘閒騰蛟爲奏授總兵官  
都督同知□兵南□進才大掠長沙與王允成合營南走  
淑沅結允成爲婚姻允成故遼人於□中有因緣其降也  
秘不遣進才聞進才驚奔黔陽西馬進忠復嘗德進才亦  
出屯桃源進攻辰州屢爲馬蛟麟所挫已而進忠棄嘗德  
趨湘鄉進才駭愕不知所出亦南奔寶慶縱兵大掠寶慶

復降進才走黎靖轉掠沅黔開始馬進忠與王允成合營  
南來號王馬允成叛降復與進才合屯湖北亦號王馬然  
允成疲於戰有異志進才茸懦所部多健兒而不能任使  
進忠凡三大戰二王皆無一矢之助進才屢封襄陽侯永  
祿四年介詹事唐誠入請進封襄國公與進忠等進忠不  
悅訴之張同敞同敞爲請金章鐵券以示殊異自隆武來  
朝廷無勸沮之計封拜官爵皆以兵力多寡通奏疏數推  
薦有無爲率而不論其戰功彼此遞相增高虛名浮濫故  
楚蜀黔粵合兵近二百萬精銳者不下三十萬而離邊潰  
散以至於亡進才繇黎靖入黔爲孫可望所脅奪其軍進

才僅統百餘人爲可望效用官未幾杖殺之

永麻實錄卷十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曹楊張列傳

馬養麟

黃朝宣附

曹志建字光宇浙江溫州人少落魄居南京傳邸報以食已而應募爲楚撫方孔炤材官稍以功次劄授至參將御史劉熙祚巡按湖南用爲中軍劄加副總兵遣募兵衡桂間得二千人與守長沙長沙陷志建隨熙祚走永州賊追及之志建舍熙祚宵遁熙祚見執不屈見殺志建走永明之鎮峽關將入粵粵人拒之乃據關拒守已而張獻忠入蜀志建收永明道州江華謁沅撫李乾德聽部署乾德不

能令志建屯衡州何騰蛟開府長沙志建與黃朝宣交惡  
騰蛟方寵任朝宣乃檄志建援江西志建怨恚驕戾攻殺  
遠安郡王於郴州騰蛟不能問已至吉安會吉安佃客奴  
子作亂號剷平王劫殺主人江督萬元吉檄志建討平之  
以功授總兵官都督同知凡賊所掠金帛器賄志建盡獲  
得之以是富甲諸將居江楚界無鬪志吉贛陷志建退屯  
郴就餉於騰蛟湖南繼陷志建習鎮峽關險僻爲不爭之  
地仍退據之益募兵凡數萬人上居桂林倚志建扼平樂  
封志建保昌伯何騰蛟復全州檄志建出師志建乃攻復  
永明江華道州竈遠會騰蛟圍永州與口將余世忠戰屢

挫之自叙其功奏上晉封保昌侯勅賜便宜行事志建遂  
建遣守令盡收永屬租稅爲己用騰蛟所委郡邑有司及  
部選者皆遏抑不聽入覲又遣偏將歐正福收復桂陽郡  
州建官徵糧如永州騰蛟窘怒上言上初踐阼時勅臣爲  
御中軍總理天下兵馬錢糧今臣蹠血行閒諸將頡頏不  
受節制臣乃思王言久而彌新請遵前勅志建悲乃盡褫  
其銜凡章奏皆自署戴罪立功自願爲民臣曹志建每對  
客言吾宿世爲燃燈佛師瞿曇李耳仲尼皆吾弟子行況  
今之坐而自大者曾何足比數也其狂嫚如此永州下志  
建怨騰蛟盡斂其兵退屯甯道郴桂閒騰蛟沒於湘潭乃

遣部將惠延年歐正福下衡州已而堵允錫以忠貞營之  
兵敗於衡州南走郴志建以允錫於路殺允錫部將王一  
賓坑其卒三千餘人於道州脅允錫至鎮峽關窘辱之將  
加害焉羅式杞遣太僕少卿張尚給事中吳其雷抵關諭  
解之會富川義俠何圖復開道迎允錫至其砦資送詣闕  
志建怒舉兵圍其砦圖復固守殺傷志建兵甚眾連兵八  
月不解詔遣錦衣衛指揮吳繼嗣諭志建罷兵志建誅繼  
嗣誘圖復釋兵詣志建謝過遂磔殺之破其砦殺掠無遺  
惠延年者素忠鯁與志建意異允錫之逸也延年與知之  
志建含怒思殺延年會□小王子率眾攻鎮峽關延年曰

吾死曹公手無遺死□手乃披堅陷陣自辰至申戰數十  
合殺傷相當延年死之小王子力盡退走而志建之精銳  
亦盡矣馬進忠以麻河功晉封鄂國公志建援以請晉封  
永國公嗣是諸帥無不公者鎮峽關四面皆徭志建始至  
稍以恩結之頗相倚以安及志建兵益眾遂陵轢諸徭永  
縣四年秋□孔有德來攻舍永明縣繇閒道徑趨關下志  
建方督眾力拒之羣徭導有德自砦後絕壁下眾遂驚潰  
士卒死者萬人志建僅以身免有德收其精金百萬計志  
建走賀縣焦璉往赴之資其器備志建收餘眾尚二萬人  
據山作砦益怏怏不逞鞭殺中書舍人劉大樸械監軍僉



都御史朱嗣敏嗣敏已死志建亦病沒部將汪大捷雷  
兆聖歐正福攤眾自保李定國復湖南大捷以師附之隨  
入滇不知所終

楊國棟四川成都人字瑞字自云籍本新都故相楊廷和  
之族孫少應募從征奢崇明爲把總已隸熊文燦爲材官  
漸積功次以援勦參將領馬步軍千餘人從鄭撫王永祚  
守襄陽李自成破襄陽國棟南奔王聚奎檄召守長沙爲  
張獻忠戰敗因與參將湯有光走郴州保吉王入廣東張  
獻忠入蜀國棟偕有光收郴耒遂北屯長沙國棟武勇不  
足而於諸將中獨自簡束好聲譽喜文雅曾隨鄧玘援勦

慕比之爲人馭兵嚴不令侵苦百姓時楚賊新退撫馭無  
主諸軍星散畏左良玉之相併皆屯湖南沅撫李乾德無  
遠計奏請盡蠲民糧稅而不慮軍食之無資故諸軍皆寄  
食於民不厭則掠民以食國棟獨嚴禁其軍樵採不敢出  
郭部卒以是大怨之大譁而逃國棟失軍閒居長沙堵允  
錫雅重之及南都陷允錫解學政募兵勤王聘國棟爲總  
統國棟募兵湖北有馬數百匹卒三千人允錫題授署總  
兵官都督同知從允錫攻荊州不克退守嘗澧上卽位擢  
總兵官挂鎮朔將軍印嘗德陷國棟從允錫與馬進忠屯  
永定衛國棟與牛萬財據山而守□遊騎來攻輒擊卻之

馬進忠出師國棟萬財尾其後與收嘗德麻河之戰□舟  
師來攻國棟伏下流要擊大有斬獲允錫承制鏤印填空  
頭勅封國棟武陵伯數月乃上聞廷議從之進忠兵潰而  
回國棟亦南奔屯邵陽山中時允錫別用王一賓彭嵩年  
向文明爲親兵國棟自爲軍不隨允錫進止湖南復陷國  
棟退屯桂林瞿式耜安插之授餉國棟遂依式耜式耜奏  
晉武陵侯國棟和諧喜與諸文士交恂恂自下部卒貧枵  
菜食不給多爲諸營傭保國棟約束之如故所至不爲民  
患然以是亦不能得士心嘗退胸未嘗與敵一相當永歷  
四年□孔有德□桂林國棟與馬養麟守海陽山有德攻

大榕江望國棟旗壘而過之徑搗桂林國棟乃走柳州已  
扈上入南甯孫可望刼上入興隆國棟依土司結砦自固  
爲□兵所拔死之馬養麟亦自柳走南甯爲追兵所圍戰  
不勝死之養麟湖廣鄖陽人從何騰蛟爲副總兵復東安  
祁陽轉戰衡州有功官都督同知封藍山伯

張先壁雲南臨安人應募隨總督尙書傅宗龍軍前自効  
稍積功次爲援勦參將隨楚撫宋一鶴守顯陵加欽依副  
總兵承天陷南奔武昌張獻忠破武昌先壁走岳州王聚  
奎巡撫湖南聚援勦兵十三營守長沙先壁其一也先壁  
所部近三千人號演奇營頗習戰與張獻忠戰於羅塘河

先壁陷陣有斬獲賊稍退蜀將孔全斌遽縱火潰逃先壁乃走自寶慶入武岡依劉承允承允待先壁不以禮已而李乾德檄同承允攻復寶慶先壁軍先登承允尤忌之乾德撫偏沅承允其屬也獎承允抑先壁已甚先壁無所容怨乾德率其兵東下屯茶陵乾德無以撫輯之先壁亦因不聽命自募兵就食民間大爲民擾何騰蛟開府長沙調先壁先壁自爲乾德所不恤餉餉絕掠野而食者兩年矣騰蛟餉之先壁遂依騰蛟騰蛟議出師武漢調諸將先壁與承允皆集長沙先壁以宿隙因事與承允競騰蛟右先壁壁承允怒歸武岡先壁懼承允之終圖己益召募兵踰五

六萬多爲營號以抗承允然大要皆首竄農叛僕固不習戰  
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欲出楚騰蛟分遣先壁及郝永忠爲  
左右部率師迎駕令先壁自攸縣出永新與永忠會於贛  
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然騰蛟實不欲先壁行遂次攸縣  
不進永厯元年長沙潰陷先壁西走寶慶劉承允疑其圖  
已遣兵禦之先壁畏□兵追不敢與承允較趨新化走淑  
浦入沅上疏自理言臣無難承允心且不敢犯輦轂方思  
與承允洗心洒血扈陛下於艱危而承允猜忮狠毒迫臣  
於險臣心無以自白請與承允面質承允執其使磔殺之  
馬吉翔阿承允意矯旨切責先壁先壁繇是益驕恚屯黔

楚閒偃蹇不通奏謁武岡陷承允降上乃降勅聯絡先壁  
封南甯侯湖南復先壁望騰蛟之招致已而騰蛟方爲湖  
北潰兵所翦不及調用騰蛟沒先壁益無所望朝廷無以  
收之先壁擁眾據鎮沅奪民田以耕日與苗夷相讎殺日  
益疲孫可望出貴州矯勅徵先壁先壁遂附於可望永歷  
六年隨劉文秀出蜀攻保甯結筏爲橋濟師令先壁斷後  
先壁弟先軫患其兵之退怯斬筏橋而不以告□援兵至  
文秀糧盡退師將據水南結壘橋已斷兵洶懼□兵乘之  
大敗溺死者無算文秀械先壁歸見可望可望杖殺之  
黃朝宣亦臨安人魁岸有膂力與張先壁俱爲傅宗龍親

兵牙校有卒千餘人宗龍陷沒展轉諸督撫閒稍立戰功  
部曲漸眾爲援勦參將隨宋一鶴守顯陵號滇廣營承天  
陷奔武昌楚王昺之城守張獻忠攻武昌朝宣與牟文綬  
迎戰於新南門殺傷相當俄而城陷遂走湖南王聚奎與  
守長沙長沙潰陷朝宣與先壁連營奔武岡與復寶慶劉  
承允忌之譖之李乾德乾德不爲恤理驅令屯衡州候調  
遣乾德至衡州聞京師變懼遽歸沅州置朝宣不爲安  
插朝宣不知所適先是攸縣賊劉夸保據燕子窠下湖南  
兵巡道高斗樞討平之地爲甌脫至是有告朝宣形勝者  
朝宣遂往居其中益召募結砦白固漁食湘東諸邑何騰



蛟至長沙朝宣以軍來謁騰蛟喜行拜將禮命爲總統朝宣遂驕恣剗牌四出募兵官目幾數千人棊傭廼僕皆收爲兵殆將十萬田野爲空長沙旣重兵屯集朝宣畏其偪而騰蛟意移待朝宣出諸將下朝宣乃自請出袁吉爲長沙東護每月輒驅疲卒萬人掠萍鄉永新萬載遇敵則殲又招罷民補之上卽位王馬盧張郝皆用騰蛟薦挂印充總兵官朝宣不與薦列上特勅授署正總兵都督僉事朝宣怒遷怨於民謂民之訟己以致騰蛟之輕也民稍觸其怒者卽磔剝之騰蛟不能問永祿元年二月長沙陷□兵直取燕子窠朝宣棄營走衡州遣使詣孔有德納欵約屯

衡州以待有德至朝宣不時迎又盡髡其髮有德叢矢射殺之朝宣初以勇健聞歷數十戰視諸將爲最乾德鵬蛟先後操縱失所因遂驕竄黃州黃惟鍛本猾吏教之募兵爲虐民受其毒者倍張先壁故其死也民皆快之

永祿實錄卷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金王李陳列傳

李元兗

劉克安附

金聲桓字虎符陝西榆林人起羣盜號一斗粟擁眾萬餘降於左良玉良玉部四十八營聲桓爲之長宏光中授總兵官都督尋隨良玉東下與左夢庚俱降□同劉良佐高進庫攻陷南昌隆武二年陷吉安贛州良佐還師□授聲桓提督江西右都督與王得仁守南昌別令高進庫守贛州聲桓部卒約三萬人王得仁眾將五六萬馬數萬匹甲械精好聲桓居恆邑邑思本朝閒與得仁言輒歛歔不自

禁得仁故父事聲桓聞言亦泣下永厯元年夏得仁遂舉兵殺□總督巡按鎮守□□兵皆殲聲桓望西南拜表反正先是思文皇帝遇難於亂軍中存亡未著民間猶傳脫走入粵得仁與姜曰廣所假勅猶稱隆武三年封聲桓豫國公拜征□大將軍已而收吉安義軍乃知上卽位於粵遂遣幕客雷德復入奏聲桓故隨良玉駐武昌騰蛟嘗題敘之至是命德復便自楚報騰蛟時上在南甯楚粵道梗德復以章奏藏佛經梵夾中自爲僧裝閒行達桂林見騰蛟騰蛟驚喜卽填空頭勅鑄銀印閒道遣使仍封聲桓豫國公總督南浙江閩便宜行事使先達聲桓拜命已德

復至南甯詔封聲桓昌國公聲桓曰吾以豫國舉義人  
知有豫國而不知有昌國辭後勅請如騰蛟勅上許之爲  
加勅行聲桓旣反正乃遣使諭高進庫以屬禮下符檄進  
庫怒守贛州不下聲桓復遣客至武昌勸□總督羅錦繡  
降時孔有德還師去楚未遠錦繡以爲疑然已密遣優人  
具冠帶袍笏矣聲桓兵勢彊盛江右人士習誇大四出呼  
召閩楚南畿皆震動王得仁欲出屯九江脅降楚帥固守  
江面聲桓曰進庫未順行且躡我後當收贛而後北出師  
爲萬全遂南圍贛州進庫已閒道走蠟書請援於□得報  
命益嬰城守彌月不下十一月□談泰率八固山之兵抵

安慶九江守備單弱遂得渡江廣信饒州復陷遂進攻南昌聲桓大驚遽撤贛州圍留劉一鵬守吉安蓋遇時守袁州扼贛州兵而已與得仁馳歸南昌部署未定□已傳城下聲桓與曰廣謀齎發吳宗周詣行在朱謀壘詣何騰蛟所求援□築長圍掠舟據章江下流聲桓出兵與戰互勝負城中糧少曰廣欲出百姓保鄉村就食而盡城中積貯以贍兵議未定忽一僧負蒲團趺坐得仁門外求見得仁召與語曰公等所爲上應天心敵固不能久困我臘月初嘗有內亂敵且潰走公尾其後蹴之於江敵且殲吾已出世外無所求於公但聞公等且遣百姓四出當爲敵掠殺

大士遣我就公求活此大眾公無憂□也得仁引見聲桓  
踟躕未信僧登堞望氣曰某日敵當有若干騎犯某門當  
以某旗出某門應之則勝至期敵果至如其言僧從城上  
舉佛號幡麾之敵卽走追及頗有斬獲他日又如其言五  
戰五捷不如其言以他色旗自別門出僧亦不舉幡於堞  
則敵盡死闢城中兵卽攻江西人好鬼喜言祿祥翕然尊  
信之聲桓得仁皆膜拜奉爲師遂聽其言盡發倉粟沿門  
貸貧民糧遽盡十二月圍益堅聲桓部將王天雷疑而驗  
之知其爲謀也搏僧殺之而城中已大餒無從得食矣乃  
馳檄趨袁吉糧一鵬遇時各遣舟運米赴之敵舟滿江岸

糧舟屯市以不敢進因密約期舉布帆沿岸行城中出鐵  
騎護之敵又已謀得其實遣勁卒扼糧舟於豐城而自以  
土壓舟舉布帆循岸行城中發騎兵往迎稍泊閒舟中兵  
猝起攻迎糧者皆殲之乃徐撤扼糧兵放糧舟進城中見  
布帆不敢出迎盡爲□獲繇是閉門坐餒不敢以一騎出  
矣一鵬遇時率兵進援皆屯豐城不進上聞江西圍急詔  
李成棟援之成棟遣閭可義以騎兵五千先往至南安爲  
高進庫所扼不得達成棟自帥師繼進次於信豐何騰蛟  
亦以圍永州未下兵不得發永厯三年正月騰蛟至湘潭  
乃齎發堵允錫率忠貞營往援至茶陵不進二月城中糧



盡殺人而食聲桓恚開東門縱百姓走因道掠之談泰知之解一面圍縱走者城中兵見走者得免遂潰聲桓不能禁殺妻子焚廨舍自刎死南昌復陷劉一鵬奔撫州收餘卒依揭重熙蓋遇時奔鄱縣已而復降於□朝廷聞聲桓死輟朝致祭贈榆林王諡忠武

王得仁陝西米脂人頭早白號王雜毛起羣盜爲李自成驍將所部兵皆精銳自成渡江死於雷州得仁已先馳至南瑞閒因不得與高李同降金聲桓降□守南昌得仁孤窘遂舉兵附聲桓事聲桓爲父聲桓爲請於□授副總兵協守江西得仁與聲桓益收諸潰軍凡左營降兵遣發歸

農者皆投聲桓自成餘兵潰入江西境者則投得仁合兵  
逾十萬聲桓居邑邑恆與得仁言本朝舊事則歔歔泣下  
得仁感動思反正乃密遣客求姜曰廣所在道意並收雷  
藩諸宗及人士有志意者入其幕從容喻意吳宗周朱謀  
聖錢匡日從臾之得仁數勸聲桓卽起聲桓鄭重未遽應  
會口遣董御史者按江西得仁褰韃庭絮不爲起又索其  
歌妓得仁未卽遣董御史怒罵曰不聞口口有借妻例耶  
吾行索得仁妻侍寢何況歌妓得仁聞之按劍起曰王維  
王作賊二十年然自知有男女之別安能一日隨犬豕求  
活耶遂召諸客入議染黃紙草勅以蠟刻廣運寶拜聲桓

豫國公得仁建武侯使客馳馬扣得仁門稱有密報入良  
久客冠進賢冠衣袍帶捧勅印鼓吹詣聲桓署稱詔使至  
令聲桓迎精兵數百人披甲露刃隨其後環聲桓轅檠閒  
已而舉營皆披甲介馬登陴謹譟聲桓良久出客捧詔自  
中道入登堂南面立呼聲桓受詔聲桓乃下拜登受得仁  
遽褰笠帽取冠帶爲聲桓易服已率諸軍拜賀歡呼聲如  
雷聲桓執得仁手曰吾有此心固在公先所以踟躕者欲  
積芻糧治舟艦南結高進庫西約何老師當一鼓下金陵  
耳今事未辦公遽起雖然吾不可以負吾夙心是日擒董  
御史礫之下令所屬監司守令仍舊官治事聽請朝命事

間詔授得仁太子太保左都督封建武侯如其自署聲桓  
南攻進庫得仁欲北守九江圖武昌聲桓不從□兵至與  
聲桓距堙而守屢出戰皆殊死鬪糧盡援絕城潰聲桓自  
殺□兵入郭得仁巷戰死於陣贈建國公諡武烈

李成棟字廷玉陝西甯夏人起羣盜就淮鎮降屢官至總  
兵官都督同知<sub>臣</sub>光中領兵鎮徐賴□兵渡河歸睢陷成  
棟南奔南都陷遂降於□隨貝勒攻福建已乃授廣東提  
督率兵攻廣東會唐王聿錫稱尊號居廣州與今上亢兵  
皆西禦成棟乘虛入遂破廣州盡陷東省西侵破梧州平  
樂□以佟養甲爲廣東總督王芋爲巡撫同成棟守廣州

耿獻忠爲廣西巡撫扼梧州成棟部將閔可義杜永和張  
月楊大甫馬寶璽方策皆標勇善戰騎兵將二萬步卒如  
之懸軍東南馳驟無所詘初西攻肇梧時破丁魁楚於岑  
溪得總制兩廣印藏之不繳永祿二年江西反正成棟聞  
之心動前給事中袁彭年降口爲廣東學政副使與成棟  
相得稍稍以詞色挑之成棟不應而面色甚愉養子元充  
力勸之成棟與元充登越王臺語三日元充涕泣陳大義  
益切成棟乃拔刀起曰事卽不諧自當以頸血報本朝歸  
署有妾故松江院妓也揣知之勸成棟元充力成棟不語而  
歎妾曰公如能舉大義者妾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

遼拔刀自刎成棟益感憤命元允迎袁彭年入卧內決策  
六月朔成棟易衣冠望闕拜表捕佟養甲親標遼兵千餘  
人屠之脅養甲降養甲不得已聽命成棟出所藏總制印  
几章奏檄移皆用之發兵守嶺招耿獻忠以梧州歸順遂  
具疏迎駕親征上封成棟憲國公總制江廣閩浙養甲漢  
城侯兵部尚書擢袁彭年都御史洪天擢曹煜耿獻忠俱  
列九卿成棟之迎駕也徧致書於朝士皆有贈遺王化澄  
朱天麟以下皆欣躍爲勸上駕瞿式耜疏請西出齎發給  
事中蒙正發陛見抗爭成棟復遣杜永和來扈蹕正發與  
廷爭之語侵永和永和出怒目睨正發曰此曹倚未薙髮

相傲誚吾將執而耐其鬢廷臣遂誑給事中歐陽霖上言  
成棟輸忠効順所不忍忘者君臣大義耳今永和恣睢闕  
廷辱天子諫官君臣之分謂何若黃永和不問則成棟精  
忠且爲永和所掩又何以號召天下之忠義哉上釋不問  
霖挂冠去九月上遂幸肇慶成棟修行闕庄官署飭城堞  
具防衛朝廷始有章紀上至肇慶成棟與賓客習所以奏  
對述己忠悃者備悉及見上溫顏接之賜坐慰問再四成  
棟俯首戰栗唯唯起叩頭趨出客問公今日何無一語奏  
對耶成棟曰吾武人容止聲音雖禁抑之猶覺勃勃更爲  
之言說動上聽睹將無非人臣禮乎上特勅拜成棟大將

軍大司馬命有司築壇親臨授鉞成棟拜疏懇辭上不聽  
成棟遂拜表辭闕輕舸下廣州上遣吏部侍郎吳貞毓追  
勞之兼視其師貞毓乃與何吾騶毛毓祥比說成棟迎上  
居廣州貞毓張皇之以脅廷臣上遣兵部侍郎劉遠生催  
成棟出師援江遠生因謂成棟曰駕駐廣州則爵賞征調  
人疑有私無以服江楚諸將吏心成棟起謝曰非公教我  
幾爲吳少宰所誤內外始益知貞毓之姦十一月成棟遣  
閔可義率騎兵六千援江至南安與高進庫相持未下成  
棟自治兵於廣州益募水師將繼進時馬吉翔交內侍夏  
國祥以中旨進退九卿臺省成棟聞之密疏上言恩威不



出陛下而出旁門宰相不能執票擬之權匪人濫進貨賄  
公行臣恐朝廷威福窮而闔外亦無所奉繫社稷存亡之  
大非細故也臣不敢不言而不敢昌言以涉遙制朝權之  
逆跡乞陛下留此疏於宮中清晏則取而視之裁恩倖定  
黜陟伸威令臣雖死沙場固所深願而不恤也疏入吉翔  
懼稍戢乃搖動上聽謂成棟將奪上耳目黃語四布在廷  
咸疑十二月成棟自帥兵出嶺北將入見請進止吉翔益  
危詞達宮中謂將盡廢閣部大臣而以廣州降吏代解散  
上震蹕親兵以己卒充禁直且如董卓朱溫事內外洶洶  
刑部侍郎朱盛濃故馬士英私人也信吉翔語遂揣合成

植心疏言宦者典兵古今弊政隴天壽統勇衛兵三千臣  
恐甘露之禍發於旦夕請亟罷之天壽所領兵實不過千  
人爲宮門掖徼聞者蓋知盛濃之妄而益疑出成棟意成  
棟固不知也兩宮搖惑猜阻旣甚上遣鴻臚卿吳侯勞成  
棟召之勅無決召意侯與成棟語胸澀如有所怖成棟疑  
馳問元允元允乃以故告成棟歎曰吾初歸附禮當以元  
旦詣闕賀正旦此行也誓死嶺北願見上一決因與公卿  
議善後計及請催楚師出郴嶺閒相應援乃羣小洶洶如  
此吾不能剖心出血且坐受無君之謗徒以血肉付嶺表  
耳除夕泊三水馳疏稱警報迫不得入朝望闕大慟涕泣

遷去曰吾不及更下此峽矣元因以其事聞在廷稍知其  
誣吉翔猶游詞蔽上上弗知也三月江西陷高進庫無北  
顧憂盡銳擊成棟軍於信豐成棟與盛戰間可義戰死將  
士多死傷糧盡杜永和請退師成棟索酒痛飲舉觥投地  
曰吾舉千里効忠迎主天子且築壇欲以大將拜我今出  
師無功且胸縮返何面目見天子耶控馬引弦渡水將突  
敵營不擇津浹亂流趨敵墮淵水溺死杜永和斂軍退守  
南雄計聞上震悼輟朝贈太傅留夏王諡忠烈設壇於天  
壇寺親臨祭之而以其軍俾永和總統之成棟無子養元  
子爲子封南陽伯

元允字元伯河南南陽人本姓賈故儒家子李成棟爲盜時掠得之養爲己子從成棟降□破廣東元允貌輕脫而心計密贍有器量稍讀書知大義成棟之降元允尤怏怏永曆二年金聲桓反正成棟以爲憂元允從容進曰大人何憂卽事不可知不過爲金將軍耳成棟色動他日復進曰萬一金將軍以尺書至大人當如之何從之則必屈於金將軍不從又不能懸軍萬里爲□類守海嶠成棟乃與登越王臺敷匱藉草語三日元允遂召袁彭年入成棟卧內語竟夕遲明遂冠帶拜表舉十郡七十餘州縣籍兵十餘萬歸附上旣到成棟惠國公授元允錦衣衛指揮使加

左都督上至肇慶成棟辭往廣州治兵出嶺表元允留以  
本官領標兵二千爲禁旅與龐天壽馬吉翔分督扈衛元  
允續密謙抑終日語不及朝政未嘗奏薦一文武官吏唯  
楚黔粵西諸將奏使至則款結之爲國家收闊外心以馬  
吉翔事上久傾心與好吉翔固弗喜也吉翔納交宮禁輒  
以中旨授僉都御史及郎署官袁彭年金堡奏裁抑之吉  
翔怒欲傾彭年堡元允不平以告之成棟且曰請大人以  
密疏諷上勿露章令人謂我父子遙執乾綱也疏入吉翔  
益怨元允然元允自朝請外不一問國政吉翔不能持其  
長短終養甲以被脅歸順授兵部尙書居嘗怏怏不肯任

部務退居廣州密遣人北歸自理兼約爲內應事露成棟  
欲攻殺之元允密白成棟曰養甲執九卿而大人以意殺  
之不可乃密奏上召養甲理樞政養甲至以疾辭再三元  
允乃詣養甲曰公初內附無功而居八座受侯封殆將不  
可公何不請屯梧州部署梧鎮兵自懷集出楚與何督師  
合則與家君東西犄角爲行在張兩臂大勲可成也養甲  
大悅冀得擁眾自楚開道北歸因奏請西出師元允密奏  
上允之賜尙方劍總督楚粵臨發元允臨江送之殷勤尤  
至養甲舟次都城驛元允入奏曰養甲偃蹇稱病而聞出  
楚則踴躍就道其叛審矣遂請以禁旅兵追誅養甲夜薄

舟次矢集蓬窗養甲乃寤遂殺之殲其□□親丁數百  
永祿三年春成棟戰死杜永和收兵歸嶺南上推成棟恩  
封元允南陽伯欲令統成棟軍元允奏年少望輕不可居  
諸將爭力辭乃改命杜永和爲總統諸將不輯馬寶輩方  
策退屯德慶楊大甫退屯梧州不受永和節制大甫尤桀  
驚不遜縱兵掠居民劫行舟殺黔楚奏使上大怒切責之  
大甫遂通忠貞營叛將劉宗敏劉希堯欲叛降□元允知  
之因馬吉翔入奏曰大甫在輦轂側輒恣殺掠明詔責之  
而遽欲叛不亟誅之何以令四方請下溫諭召大甫令與  
永和分將大甫幸與臣無隙臣親齎往召之必至卽顯戮

之闕下可無費一矢力也上乃授元充勅元充入大甫軍  
誘之大甫果赴召詣闕悵悵自以爲奪永和軍元充馳密  
奏請召杜永和張月各以軍至永和伏師靈羊峽輕舟入  
見月亦輕舟至與大甫偕泊江干薄夜月乃潛軍從南岸  
派上流扼大甫西黎明大甫與永和月陞見元充吉翔侍  
上汎慰勞已召大甫升稍詰責之吉翔色動大甫覺方拜  
伏次遽欲起元充自後奪其佩刀大甫走近御座將刼上  
吉翔失聲而走元充大呼揚大甫不得無禮蹴其背仆之  
衛士乃縛大甫出宮門詔至縊殺之大甫軍亂月軍自西  
下永和自東上皆鼓譟露刃與相持元充朝服單騎捧勅



入其軍中大呼有旨殺大甫一人諸兵將不問坐○案宣  
勅軍乃戢大甫戮寶方策斂手自請爲御營親兵忠貞營  
在潯南亦下令禁侵掠永厯四年春○兵○梅嶺羅成耀  
棄南雄走上將棄肇慶西奔杜永和奏請留駕馬吉翔言  
永和將刼上兩宮震懼元允曰永和所以欲留駕者謂不  
當輕動隳軍心耳元允在永和其敢挾駕以懷貳心乎泣  
諫上不聽勅留元允守肇慶督兵援廣州元允請扈駕行  
吉翔欲因上西幸挾陳邦傳誅異己恐元允撓之乃自請  
與元允援東以止元允之西吉翔實無東援意徘徊不進  
已乃稍出次三水羅成耀已密納款於○請取肇慶自效

偽以舟師來會元允偵得其情密奏請除之上密勅元允  
誅成耀元允佯與成耀交好語次稍誘之成耀微露情實  
一日成耀過元允飲馬吉翔在坐中酒令汎舟中流元允  
素好諧謔忽起倒拽成耀繩牀僵元允壓成耀胸捽其脰  
吉翔不知猶曰謔何惡也其左右遽拔利刃割成耀喉刎  
其首吉翔驚仆元允徐掖之起以勅示之曰有詔令元允  
斬成耀而令公收其軍移尸滌血行酒歌吹如故已而吉  
翔召成耀中軍官示以勅元允已督舟師遏下流成耀軍  
不得奔皆就吉翔降元允凡三斬叛將決機俄頃而皆先  
請勅行事不自專也上既至梧州詔獄起邪黨挾陳邠傅

並疏攻元允元允乃請入見奏曰言者謂臣黨金堡等臣父自口中歸順堡從黔楚來從無交往袁彭年與臣父子同謀歸正陛下自擢彭年都憲臣父子不敢以一字薦彭年功彭年堡自行其志於臣何涉臣父子自以歸順功蒙不次之賞何求於堡堡開關從王而登籍十年官止七品却思文皇帝所授也堡亦何藉於臣父子而爲之援今援師遯臣旦夕與廣州俱碎臣父死臣且繼死而言者必欲中臣不知何心因伏地痛哭曰諸臣從皇上幸而成取富貴卽不幸固有餘地佟氏世仕口中固山公侯文武大吏將數百人臣爲陛下手刃佟養甲豈復有餘地求活耶

臣誓以死報國家如此其決而猶謂臣結黨欺君臣不足  
恤恐天下懷忠憤之心者將以臣爲戒矣復大哭不能起  
上命高必正掖之起必正亦爲之墮淚元允請必正與己  
會師東援必正感其意請行吳貞毓尼之不果元允歸肇  
慶日約馬吉翔陳邦傅出師不聽元允孤軍進敗□兵於  
西南驛已而廣西陷上奔潯州陳邦傅大譁而西吉翔亦  
託扈駕去元允歸守肇慶十二月杜永和張月奔入海廣  
州陷元允走鬱林□兵追圍之迫元允朝服登陴西向拜  
哭曰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因自刎死廣東復盡陷於□  
陳友龍直隸上元人與劉承允同起行伍爲承允標將短

小清程步走日行三百里性嚴急慣戰隨承允征黎平  
苗友龍嘗先登破苗砦執叛苗則生剝之爲羣苗所畏呼  
爲五閭王隆武元年承允下長沙議出師復武岳承允憚  
懦而忌張先壁假以苗亂歸武岡留友龍率偏師隨何騰  
蛟屯湘陰騰蛟輕齎金幣歸黎平爲承允所要挾長短以  
制騰蛟騰蛟子文瑞居家踰法承允輒折抑之騰蛟以是  
惡承允會有查和尚者假稱宏光皇帝入沅州舉人高士  
美率眾推戴之騰蛟聞知不能辨亦遣使問起居僉都御  
史鄭逢元發其姦已擒伏誅騰蛟所遣使弗知也猶馳傳  
行過武岡爲承允所得以誚騰蛟騰蛟積不平遂裁抑友

龍軍食沒其功次承允乃召友龍還師歸武岡承允軍號  
十萬率調衛所額軍占籍自雄其習戰者唯友龍一軍而  
已永厯元年承允迎上居武岡大推恩諸將友龍拜宮保  
都督同知八月口孔有德武岡承允撤紫陽戍兵守石  
羊渡友龍扼險要背山而陣有德攻之三戰皆爲友龍所  
大挫方馳級奏捷承允還至周覽壁砦聲望良久令閉壘  
勿戰馳密奏勸上出奔而遣人詣有德約降有德方憚友  
龍疑不肯還受而承允已下令剃髮自詣有德營門獻印  
劍矣友龍舉軍大慟乃投戈剃髮有德以是遲兩日乃入  
武岡故上得逸去有德宴諸降將自持酒飲友龍曰使諸

將皆能如陳將軍吾安能至此有德既深重友龍令舉兵  
攻靖州黎平皆陷之並撫諭諸苗皆降遂令鎮守黎靖友  
龍固無降志承允知之密告有德曰王欲用友龍當有以  
絕其歸明之路何騰蛟母妻子姓居黎平誠令友龍捕送  
王所以招騰蛟騰蛟可致則致之不可致則友龍必永絕  
於騰蛟有德喜從之立檄友龍捕送何氏無少長不得有  
逸友龍見脅捕騰蛟庶母妻妾數輩送有德軍中騰蛟聞  
之爲發哀制服稱其妻已殉難詔賜祭加贈諡有德旣北  
歸友龍屯黎平收土漢軍益張僞令人告曰靖州守將曰  
友龍將反諸軍皆不欲從今已密疏通粵西若許我輩自

新當以某日縛友龍詣城下獻功靖守將喜懸賞待之及期縛一人前行諸軍擁之至靖口將開門受之友龍雜小校中拔刀摔口將曰身是陳閭王爲索汝頭來耳斬之麾兵擊城中遼漢兵千餘人皆殲遂收黎靖沅州黔陽平溪清浪鎮遠竿子東攻武岡拔其城取守將頭祭傅作霖遂圍寶慶破之不逾月復城二十餘斬首口數千口將魏口帥兵來爭寶慶與戰大破之遂復湘鄉馳檄治兵將下長沙選練苗漢兵眾殆數萬輯殘黎儲芻粟郡邑安堵事聞勅授總兵官左都督封遠安伯何騰蛟素惡友龍以庶母妻妾故尤怨之且聞其復湘鄉恐其先得長沙而騰蛟



方圍永州未能下念無以制友龍者郝永忠方屯柳州鵬  
蛟使謂永忠曰諸將出楚皆立大功將軍獨深壁柳州將  
爲諸將笑今予自率滇曹兵下永衡王馬諸部出辰嘗爲  
將軍計唯有靖武一路可出耳陳友龍收二十餘城富甲  
諸將金粟可坐食十年戰友龍之與戰口難易亦易知且  
彼自以得上封拜怙天子爲安不虞人之見襲可一鼓破  
也吾妻妾皆死於友龍之手將軍於我師生誼最厚獨不  
能爲我一報乎盡友誼取大功收厚利據樂土在此行也  
幸勿以友龍新受褒賞爲疑將軍誠據寶慶待我而下長  
沙雖殺友龍朝廷其不能致詰於將軍審矣永忠軍方困

於食得騰蛟報大喜卽捲甲趨古泥卽貽書友龍言假道  
自黎平西出黔境往復辰州友龍不爲備永忠倍道馳襲  
友龍於武岡乃稱奉督師令討友龍友龍兵不得集遂潰  
敗永忠盡併其軍友龍挾一矛衝重圍走三日夜不得食  
乃達柳州馳疏訟冤朝廷果以騰蛟故置不問永忠遂大  
掠黎靖武寶殺百姓以鉅萬計武寶紳士起義應友龍者  
皆捕掠之給事中金堡自黔陽入奏永忠擊殺忠義戕賊  
內地破壞恢復朝廷爲騰蛟故覆切責堡騰蛟每對客挪  
揄曰吾薦拔將帥至五等多矣能爲我効一臂者郝南安  
一人而已諸將以是怨望解體騰蛟之下湘潭也無一人

從者以及于難騰蛟旣沒友龍乃赴闕自訟上召見惻然  
問之慰問殷勤爲之泣下仍給勅印令收兵復楚西友龍  
至新甯諸部曲及土漢義兵聞友龍復至皆響應數月閒  
收兵得萬餘人將出寶慶永忠懼乃遣使謝友龍曰吾前  
得罪于公者非己意爲督師所迫爾今督師沒實自悔艾  
願自新與公通好因齎遺友龍僕妾馬仗歸友龍以餌之  
友龍自念受上眷注最篤思恢復自効不欲與永忠久相  
讐殺致沮大計遂歡然許和永忠乃率輕騎詣友龍營奉  
金幣交拜酌酒約爲兄弟盡歡數日而別友龍報謁永忠  
盛張設筵人居次日張樂飲永忠忽自坐捧之起磔殺之

急攻其軍眾倉遽奔竄追及縱兵擊殺眾皆殲永忠遂引軍走施州入峽友龍死湖南北盡裂遺民至今追思之談者無不歆歔起義應友龍者劉克安最著

劉克安武岡人字綬邦世爲武岡鉅族團聚鄉里捍苗賊袁有志作亂起義兵應劉承允誅有志承允結爲兄弟張獻忠陷寶慶克安兄弟捍紫陽固守克安故爲諸生稍工制藝中隆武丙戌鄉舉上在武岡授克安職方司主事武岡陷承允招克安降不聽已乃與友龍應復武岡擢太僕寺少卿郝永忠欲捕殺之克安故結諸苗得匿免李定國下湖南從定國爲幕屬未幾病卒

永應實錄卷十二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王楊皮列傳

王祥者故大學士王應熊之蒼頭也。[天]光元年詔應熊出督蜀師，開藩遵義，以禦張獻忠。祥幹敏有機智，應熊寵任之，假以威福，劄授至副總兵。永[祿]元年，應熊病沒，祥素得其軍要領，遂統有部曲，益收諸潰軍，至數萬已。而獻忠遣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略地滇黔，祥不能禦，退壁土司中。俄而獻忠敗死於成都，可望率眾入雲南，不返顧祥，乃復出收遵義，擒斬僞吏定瀛叙以西，以功奏上，遂擢總兵官。

右都督驟封忠國公獻忠之在蜀也殺掠尤慘城邑村野  
至數百里無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岍谷  
或采草木葉食之得生者久乃化爲野人裸處林棲體生  
白毛遇人則搏殺之而吮其血祥收川西南延袤千里然  
無安輯略驕倨縱意李乾德范鑛以兵部尙書楊奇然以  
侍郎朱容藩以副都御史爲督撫祥睨傲其閒不受約束  
兵部侍郎程源奉勅聯絡與祥忤祥怒繫其勢於馬尾驅  
馬以馳源躑躅仆地曳踏幾死故蜀人怨之□兵自破殺  
張獻忠卽旋師未能收蜀吳三桂居陝西遙爲控制而棧  
道橫絕竟空蜀境乃朝廷一以蜀事委祥及楊展祥展卒

不能保險撫民而范鎮晉竟乾德巽輒命然輕率容落有  
小智而不知大體在再三年郎縣皆爲茂草行在閣部諸  
大臣嘯囁粵楚閒置蜀苦道迫劉文秀敗於保甯而全蜀  
始陷良可憾也祥始受封爵頗感激思自効屢遣使自平  
越慶遠進馬進金中道輒爲陳邦傳所劫奪復輕齎詣闕  
兼餽問諸大吏王化澄朱天麟利賴之擬旨褒獎逾量祥  
素從應熊知朝廷舊典驟見詔勅猥褻已知國家無人愈  
偃蹇奏報罕至設施皆無意緒偷安川南而已永厯五年  
爲孫可望所併執祥殺之其軍皆湔刺面間作王字  
楊展四川人故爲重慶副總兵曾英部助崇禎十七年張

獻忠入蜀英整兵禦之於重慶展以戰功擢授副將爲英  
中軍官獻忠盡銳來攻接絕英戰死重慶陷城野屠殺殆  
盡展收英餘軍退保山谷已而獻忠敗死孫可望入滇展  
復出收重慶郡邑皆赤土無一民斗粟可據退屯川南以  
收蜀山援總兵官都督同知封宣平侯時寇退土荒曠尸  
腐骸載路金帛委野而無從得粟斗米至白金十兩展部  
曲皆擁厚資而餒輾轉向番中易蕎糲往還千里半不得  
達展以是勢益不振時出兵向川北又絕食而返退屯川  
黔間與王祥相頡頏屢遣使請命行在十不一達朝廷亦  
無以收之委全蜀爲甌脫地者逾三載展時齎送蜀中士



大夫赴闕求綏理而蜀人猥陋至則自爲驟遷計無能爲  
蜀事畫者趙昱程源亨延泰劉堯佐皆臘九卿臺省西粵  
不歸堯佐疏言張獻忠輦金銀至峨眉山瘞之普賢峰頂  
宜勅展發齋齋送赴闕以供國用王化澄以爲奇策票旨  
行之其俚嫫狂誕率此類也永祿四年春胡執恭假勅封  
孫可望秦王統理天下文武將吏兵馬錢糧可望得偽勅  
卽飛檄召展以兵屬已展得檄馳奏臣茹荼關草爲陛下  
收蜀黔方日望朝廷發遣大臣指授方略進收川北乃  
可望忽以檄至舉陛下所有土地甲兵盡授之可望臣誓  
不與賊俱生久矣無難焚其檄殺其使出兵東川烏蒙與

可望爭一旦之命顧以可望抄謄勅稿若果出上命者然是以不敢鹵莽爲先發後聞之事今特馳奏請命將無可望之僞乎抑豈皇上果舉六御以授賊乎如皇上果有此勅則臣等從此皆可望之臣而非皇上之臣在廷孰爲此謀以斷送皇上大寶於片紙者乎若命不出自朝廷而爲可望所僞傳則臣願首戎行與諸勳鎮執大義以討可望乞賜速爲傳諭以安文武兵民之心時執恭與朱天麟陳邦傳謀甚秘行在無一知者卒得展奏不知所從上但勅展朝廷初無此命令展固守封疆勿爲搖惑而已已而在廷猶藉藉然恭奏狀吳貞毓萬鄂多方爲拊護之莫能

詰也展得肯遂發兵守滇黔禦可望相持久之永厯五年  
可望自將盡銳出攻展展屢戰皆敗兵盡潰降展被執不  
屈遂遇害

皮熊字玉山四川人幼育於羅氏冒姓羅名聯芳既顯乃  
復本姓以行伍起家歷授援勦副總兵宏光元年擢都督  
僉事充總兵官提督貴州軍務時天下擾亂貴土粗安熊  
通文墨知名義能以節制治軍不爲民擾上漢安之永厯  
元年熊惡劉承沅之姦欲迎駕未果張先肇入貴開屯鎮  
遠熊據貴陽自守上繇武岡奔柳道苗嗣走靖州古泥中  
遠近不知上所在貴土恒擾韓王□□者以失國遷流僑

起貴陽熊厚奉之王納熊女爲妃王故出入患難閒稍習  
戎伍恆挾關隴健兒自隨至貴顯招募成軍及是遂有監  
國心熊亦以乘輿蒙塵爲疑謀之楊鼎和范鏞馮洸躊躇  
未果已而上出懷遠閒道遣詔諭熊事遂寢然已藉藉傳  
聞廷臣以是爲熊罪熊勿知也熊援覃恩求封誥中書舍  
人吳其肅當直草制有丸泥封谷夜郎自大語熊乃奏白  
流言無根污辱臣節乞賜改正上從之而心猶弗善也張  
獻忠掠地至黔黔中初受兵軍民洵懼都御史楊鼎和御  
史馮洸恒掉先走遂至驚潰熊素與水西安氏交好得其  
歡心退屯陸廣與安氏犄角賊至不能留熊復入貴陽賊

自卑節人滇黔土少靖川是積功封匡國公熊以韓王事  
重爲上所疑厭熊故坦易王亦輕率往往因王入奏叙將  
士勞勩求陞賞朝廷類多不行以是視諸將權藉尤輕熊  
亦以身爲守土師無恢勦任遂擁兵晏居不與粵楚戰爭  
事黔之東北陬與楚塞犬牙者馬進忠張先壁郝永忠王  
進才往來屯合平越都勻閒則有張登貴莫宗文各擁部  
眾屯聚皆蠟封伯爵其西接蜀瀘則楊展王祥時往來掠  
食熊藉居中以自安而地逼糧少亦莫能自振唯聯絡土  
漢保境自固而已孫可望自滇出張先壁王進才皆爲所  
併熊亦不能與爭而不欲下之遂偕韓王退屯水西安氏

納之可望莫能致居數年韓王薨吳三桂既陷雲貴遣使  
招水西水西姑陽下之而與熊誓約欲相機收黔以待時  
丙午歲吳三桂大發兵攻水西滅安氏熊被執至雲南仇  
直不屈粒米滴水不入口諸降將往省之熊慨論辨稱  
引古今忠義追叙國家敗亡之故凡八日夜語不絕聲忽  
反手據牀舌蹇大叫一聲而絕